论丹阳金家村南朝墓竹林七贤壁画的承前启后

王　汉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比对南朝南京西善桥宫山墓、丹阳建山金家村墓、丹阳胡桥吴家村墓竹林七贤砖印壁画及壁画砖得出结论：金家村墓竹林七贤壁画是在得到部分与西善桥墓壁画同模壁画砖的基础上补添而成的，吴家村墓竹林七贤壁画则重新制模制砖，但图像继承自金家村墓。西善桥墓的年代应该在南齐之前，或可提前到刘宋时期，所以，金家村墓壁画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关键词　西善桥墓　竹林七贤　砖印壁画

“竹林七贤及荣启期”大型拼镶砖印壁画无疑是研究南朝绘画最重要的资料之一。本文尝试以新方法、新视角去比较“竹林七贤”砖印壁画，从壁画内部寻找证据，并论证南京西善桥宫山南朝墓砖印壁画与其他相关墓葬砖印壁画间的图像关系及年代先后关系。

一　相关学术史回顾及述评

到目前为止，南京及周边有南朝大型砖印壁画或有此类壁画砖的墓已发现八处，分别是：南京西善桥宫山墓、丹阳胡桥仙塘湾墓、丹阳胡桥吴家村墓、丹阳建山金家村墓、南京栖霞狮子冲M1、M2墓、南京雨花台石子岗五号墓、南京雨花台铁心桥小村M1墓以及南京西善桥油坊村罐子山墓[1]。这九座墓中，出土相对完整的竹林七贤壁画的墓葬有西善桥、吴家村、金家村以及狮子冲M1。其中，狮子冲M1于2013年上半年发掘，2015年才发表考古简报。所以早期研究竹林七贤壁画者多讨论西善桥、吴家村、金家村三墓的关系，可归纳为以下两个主要问题。

第一，关于诸墓“竹林七贤”砖印壁画图像间的关系。早期研究者多关注人物图像是否符合历史真

‹1›　以下再次提到时，皆省称为西善桥墓、仙塘湾墓、吴家村墓、金家村墓、狮子冲墓、石子岗墓、铁心桥墓、罐子山墓。

实、各壁画人物形象的异同、器物的有无与形制等[1]，然而并没有从拼镶砖画本身的特点出发去研究各墓壁画图像的异同。换句话说，这些壁画均由几百个砖的侧面组成，即最小构成单位是一个个砖的侧面长方形，因此按壁画中的形象来比对并非唯一方案。据罗宗真推测，这些壁画图像是由粉本翻刻成木模再印制在砖面上的[2]，如此来看就不太可能只使用一次版，是故可用研究版画或古籍版本的方法来比较图像。

第二，关于三墓壁画之间年代的前后关系，林树中力主西善桥墓的年代在刘宋末，即在金家村墓和吴家村墓之前。日本学者町田章的观点与林先生相同，他还详细说明了三墓壁画的前后关系："竹林七贤及荣启期图是按宫山墓[3]→金家村墓→吴家村墓这一顺序制作的。"[4]而另一位日本学者曾布川宽则指出："用按模法制作的砖画，只要有范就可制作出同样的东西，画像的正确性并不一定就能断定它年代早。"因此，他认为，"'竹林七贤图'砖画的实际制作年代是齐末或梁，尤以梁代的可能性更大，应比金家村墓和吴家村墓年代为晚。推测在金家村墓以前的帝陵中有更加完全的'竹林七贤图'砖画，金家村墓和吴家村墓继承了它的图像，但已经开始走样。在这以后的西善桥墓却得到了更加完好的图样或粉本，并依据它在王一级的墓中运用"[5]。

事实上，讨论壁画的年代必须涉及所在墓的年代，而西善桥墓的年代目前学界众说纷纭，时代范围自东晋直至南朝陈[6]。参与讨论的学者绝大多数从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入手去确定墓的年代。而本文则试图暂时抛开类型学方法，从壁画本体及艺术实践出发去考察，以助学者判断相关墓的年代。

在本文草稿写成后，发现谢振发有《北魏司马金龙墓的漆画屏风试析》一文，文中涉及竹林七贤壁画，与本文方法、结论颇为相同，认为"西善桥和金家村二墓的竹林七贤砖画不止极其相似而已，大多数的画砖其实是出自同一个砖范。……有趣的是，由二批不同的砖范所完成的金家村墓的竹林七贤图，却又是吴家村墓据以制作砖范的稿本"。因此作者得出结论："从砖范的传承关系来看，金家村墓的部分画砖系沿用西善桥墓的砖范，但一部分的画砖则是另作砖范缀补而成的，无疑地，后者在年代上是早于前

‹1› 如南京博物院：《试谈"竹林七贤及荣启期"砖印壁画问题》，《文物》1980年第2期；［日］町田章（劳继译）：《南齐帝陵考》，《东南文化》1986年第1期；［日］曾布川宽著（傅江译）：《六朝帝陵》，南京出版社，2004年；林树中：《再谈南朝墓〈七贤与荣启期〉砖印壁画》，《艺术探索》2005年第1期。

‹2› 南京博物院、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及其砖刻壁画》，《文物》1960年第8、9期合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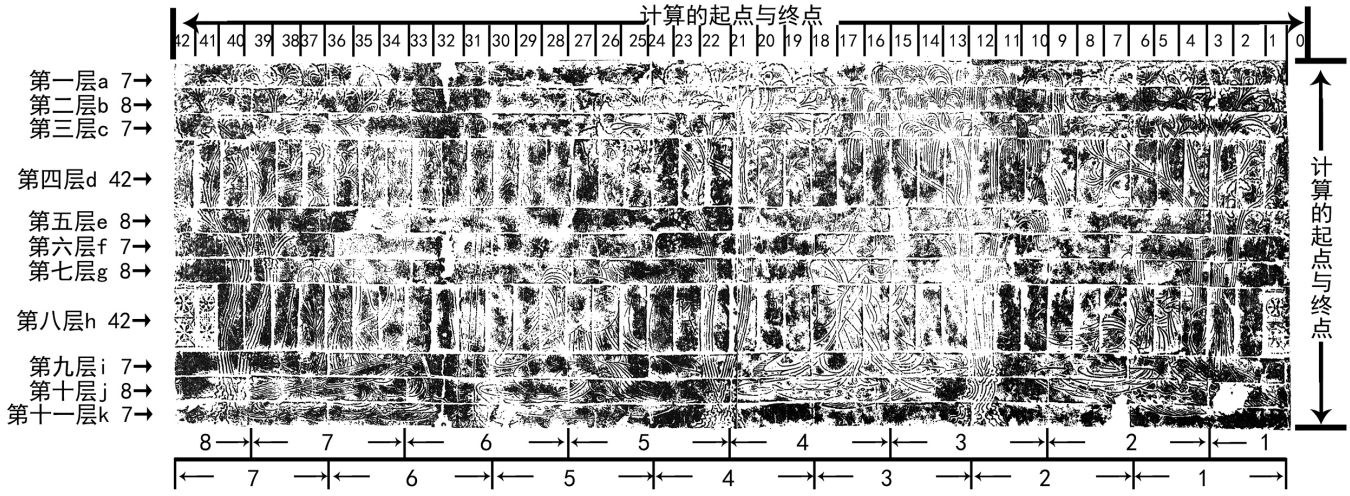
‹3› 即本文所指的西善桥墓。

‹4› 前揭《南齐帝陵考》，页51。

‹5› 前揭《六朝帝陵》，页126。曾氏在文中还论证了金家村墓是永泰元年（498）去世的明帝萧鸾的兴安陵，吴家村墓是天监元年（502）去世的和帝萧宝融的恭安陵，故金家村墓砖画在吴家村墓之前。

‹6› "东晋说"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页94，文物出版社，1961年；"晋宋之际说"见《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及其砖刻壁画》；"刘宋后半期说"见前揭《南齐帝陵考》，韦正亦持相同观点，见韦正：《南京西善桥宫山"竹林七贤"壁画墓的时代》，《文物》2005年第4期；"宋齐之际"说见蒋赞初：《关于长江下游六朝墓葬的分期和断代问题》，载中国考古学会：《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页203，文物出版社，1982年；"南齐末或梁说"见前揭《六朝帝陵》，页126；"齐至陈朝说"见王志高：《简议南京西善桥"竹林七贤"砖印壁画墓时代及墓主身份》，作者同时认为该墓墓主可能是陈废帝，王志高：《六朝建康城发掘与研究》页329—331，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一〕金家村墓竹林七贤壁画左壁砖构网络示意图
图版采自南京博物院:《江苏丹阳县胡桥、建山两座南朝墓葬》图版叁,《文物》1980年第2期



者；而吴家村墓的竹林七贤图又是依据金家村墓的砖画重新制作砖范。”[1]

本文同意谢氏的结论，然而作者还是没有讲清楚:金家村墓与西善桥墓有一批壁画砖同范这个前提，为什么能推导出年代上西善桥墓在前，而金家村墓在后？谢文中所谓“无疑地”一词背后应有值得继续讨论的地方。

二　金家村墓与西善桥墓竹林七贤壁画比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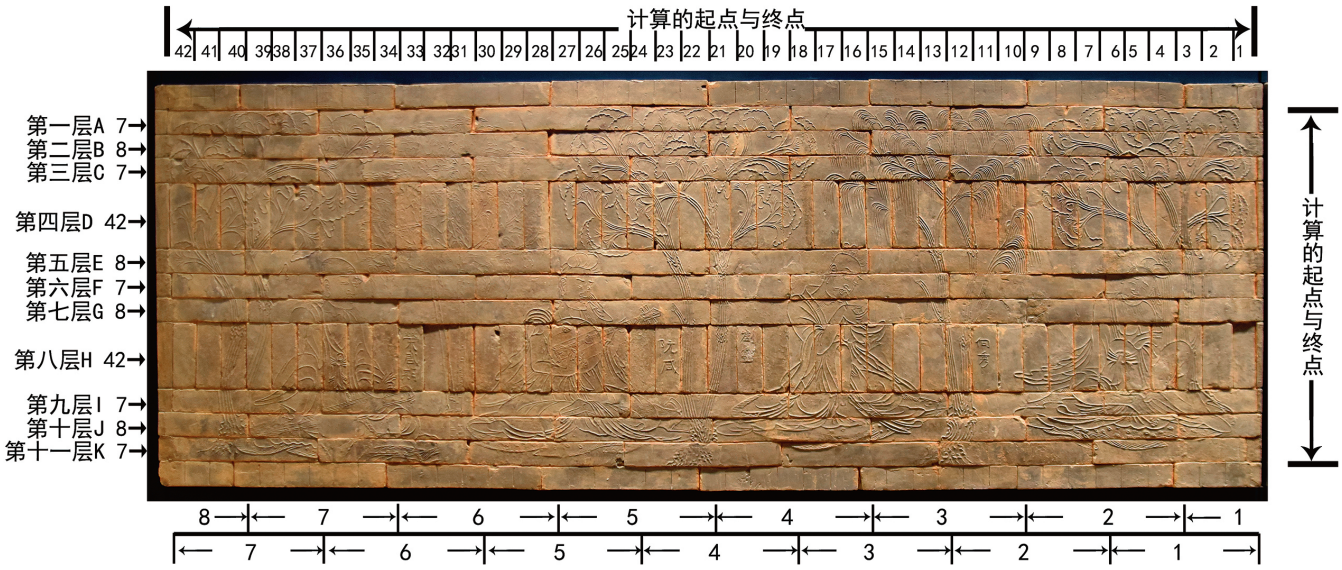
（一）砖印壁画的网络结构

砖印壁画研究的一个优势在于：砖的拼接缝会自然形成独特的经纬网络，便于研究者进行比对。笔者发现金家村墓和西善桥墓竹林七贤壁画有着相同的经纬网络，即二者的用砖数及排列结构基本相同。图一、二是两墓向壁(左壁)壁画[2]的网络结构图〔图一、图二〕。壁面均用三平一直法砌筑，从中可见各层砖数。需要说明的是，金家村墓竹林七贤壁画比西善桥墓在两边各多一直砌砖的厚度，第四层和第八层的实际直砌砖数为44。本文为方便与西善桥墓比对，故将金家村墓的起始砖设为“0”，而第43号砖未列出。西善桥墓竹林七贤壁画在嵇壁的第八层也有一个特殊情况。嵇康身后有两块直砌砖特别薄，相当于一块砖的厚度，故这一行有43块砖。

‹1›　谢振发:《北魏司马金龙墓的漆画屏风试析》,《美术史研究集刊》2001年第11期，页24－26。此论点只是附于讨论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之文，后来作者又有专文讨论，见谢振发:《六朝絵画における南京・西善橋墓出土“竹林七賢磚画”の史的位置》,《京都美学美术史》2003年第2期，页123－164。

‹2›　石子岗墓出土有与西善桥墓相同的竹林七贤壁画砖，其砖面有标记文字：“向上行……”或“嵇上行……”等，可知时人用“向”或“嵇”指代有向秀的左壁或有嵇康的右壁，故本文亦用此法标示。

〔图二〕西善桥墓竹林七贤壁画左壁砖构网络示意图
作者摄自南京博物院“江苏古代文明展”展品



（二）壁画砖图案的比对

基于两墓壁画有相同的砖构网络，试将相同位置的壁画砖图案进行比对。结果发现，金家村墓中有许多砖的图案与西善桥墓几乎完全相同，同时也有不相同处，分如下四种情况叙述：

1. 几乎完全相同

两墓中多数壁画砖图案属于这一类型。如图三、图四所见，上图均为金家村墓壁画拓片，下图均为西善桥墓壁画照片，二者的图像内容几乎完全相同[1]〔图三、图四〕。

2. 图像基本相同

金家村墓中有许多与西善桥墓相似的壁画砖，它们之间有一些非常细小的差别，若不细心比对，很难区分。图五为二墓中绘有王戎（金家村墓中被标为阮步兵）右手的砖面，嵇h35出自金家村墓，嵇H35出自西善桥墓。两者乍看相同，但有小异，砖面右侧约45度角的线条，嵇h35中有两条，而嵇H35中只有一条。在斜线下方，嵇h35中有两条线与斜线聚于一点，而嵇H35中没有〔图五〕。图六所示为绘有人物脸部的砖面，亦有许多细微的差别，如鼻子、右侧脸的外轮廓线等〔图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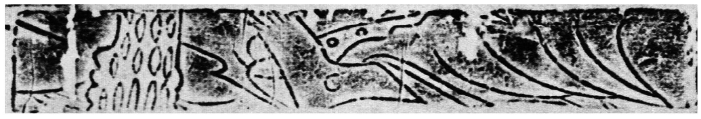
3. 图像几乎完全不同

图七所示为两墓壁画中王戎（阮步兵）身体局部砖面的对比，除头和身体的位置关系外，很难找到相同的地方〔图七：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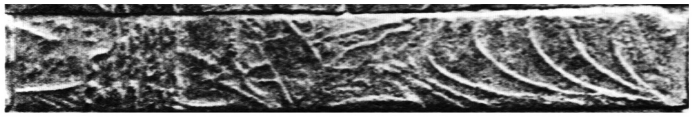
‹1› 图中英文字母与数字编号方式参见图一、二。

〔图三〕金家村墓稽壁j3砖与西善桥墓稽壁J3砖对比
图版采自姚迁、古兵编:《六朝艺术》图217、图166，文物出版社，1981年

稽 j3



稽 J3



〔图四〕金家村墓稽壁j4砖与西善桥墓稽壁J4砖对比
图版采自前揭《六朝艺术》，图217、图166

稽 j4



稽 J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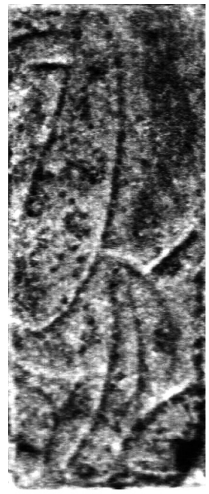


〔图五〕金家村墓稽壁h35砖与西善桥墓稽壁H35砖对比
图版采自前揭《六朝艺术》，图219、图170

稽 h35



稽 H35



4. 半同半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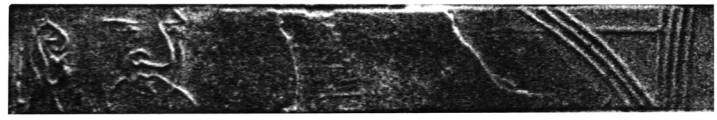
如图八所示，金家村墓稽f3中右侧的脑门和头巾图像与西善桥墓稽F3中的相同，稽F3右侧还有一枝叶，但稽f3已模糊不清，不可识别。稽f3左侧比稽F3多出许多线条，并与其他砖面共同组成一株仙草，这株仙草体形较大且在西善桥墓中没有。是故根据实际情况单列为一类，以便研究分析〔图八〕。

〔图六〕金家村墓稽壁f5砖与西善桥墓稽壁F5砖对比
图版采自前揭《六朝艺术》，图218、图168

稽 f5



稽 F5



5. 同异情况统计

本文仔细对比两墓竹林七贤壁画图案，列表如下[表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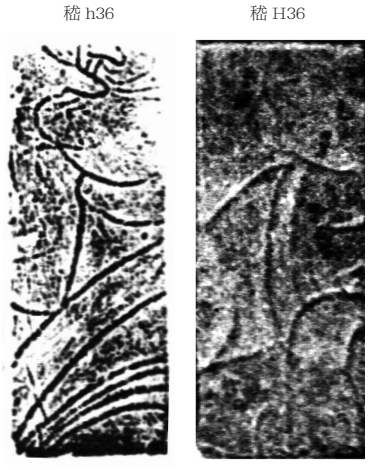
［表一］ 金家村墓与西善桥墓竹林七贤壁画砖画图案比对

	砖类	基本相同*	基本不同	半同半不同	合计
稽壁（右）	直砌砖**	17	40	1	58
	平砌砖	48	0	6	54
	合计	65	40	7	112
向壁（左）	直砌砖	37	47	0	84
	平砌砖	66	1	0	67
	合计	103	48	0	151
	总计	168	88	7	263

* 列表中的“基本相同”包括上文所述第一、第二类，基本不同与半同半不同对应上文中的第三、第四类。

** 直砌砖指图一、图二中的第四、第八层砖，而平砌砖指图一、图二中的其余层砖。

〔图七:1〕金家村墓稽壁h36砖与西善桥墓稽壁H36砖对比
图版采自前揭《六朝艺术》，图219、图1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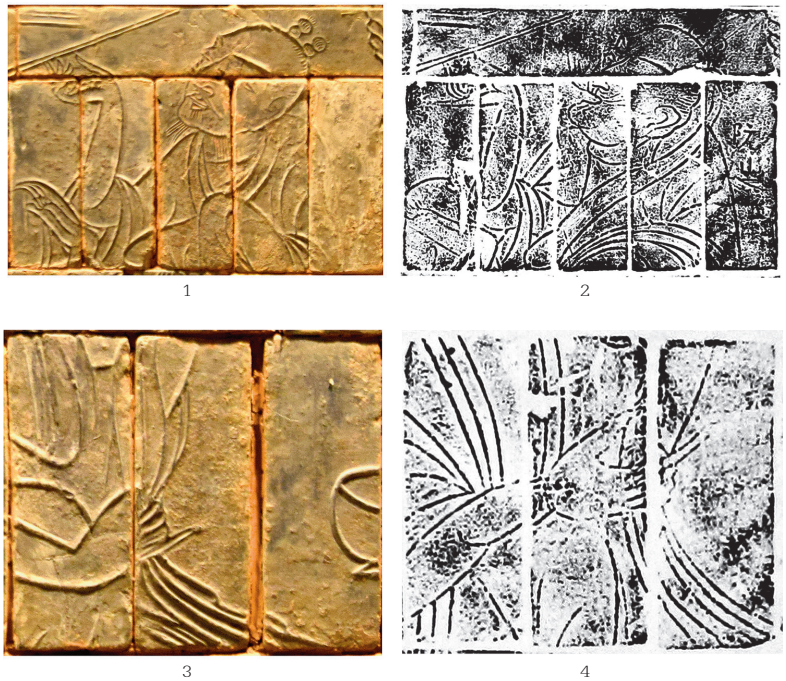
〔图七:2〕金家村墓稽壁h37砖与西善桥墓稽壁H37砖对比
图版采自前揭《六朝艺术》，图219、图170



〔图八〕金家村墓稽壁f3砖与西善桥墓稽壁F3砖对比
图版采自前揭《六朝艺术》，图217、图166



〔图九〕金家村墓与西善桥墓竹林七贤壁画绘画水平的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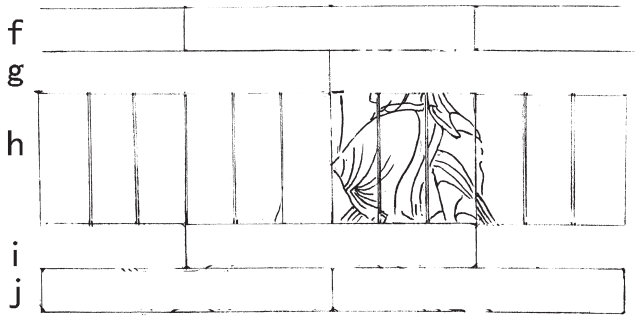
通过上表可以发现：第一，在总计263块砖中，变动较大的砖面有88块，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未变或变动较小者有168块，约占三分之二。第二，在平砌砖侧面的图形上，两墓基本相同，或变动不大（图一、二中的ABC、EFG、IJK和abc、efg、ijk层），而在直砌砖上则变动较大（图一、图二中的D、H和d、h层）。具体到所绘人物上，则是人物头部以下至腰的身躯部分变动较大，而头部和下肢部分变动很小。

（三）金家村墓壁画的风格差异及其成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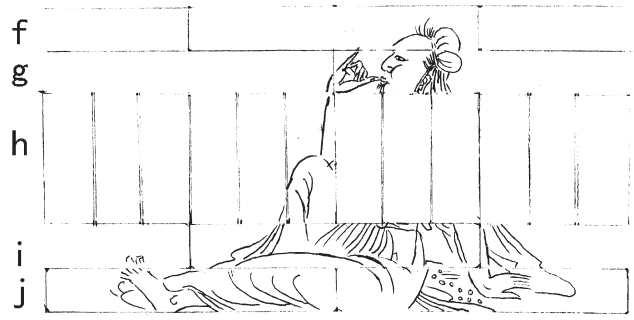
金家村墓壁画中，与西善桥墓相同或相近的砖面图案的绘画水平较高，而与西善桥墓不同处的绘画水平则显得低级。是故推测，金家村墓竹林七贤壁画应由绘画水平差异较大的两类图像拼合而成。如〔图九〕所见，〔图九：1〕与〔图九：3〕来自西善桥墓，而〔图九：2〕与〔图九：4〕来自金家村墓。对比〔图九：1〕与〔图九：2〕，两图中平砌砖上的图形是相同的，但直砌砖上的人物图像则水平差距较大，〔图九：2〕画得更为拙劣。再看〔图九：3〕与〔图九：4〕，〔图九：3〕中人物的手部画得非常优美，而〔图九：4〕中的手则如木偶，且上臂、下臂与手的长度比例失调。

在画像砖壁画的制作过程中，除壁画粉本的绘制外，分砖制模而后拼装的环节同样极为复杂。当其中一块或几块砖遗失后，必须参考周围砖上的图形来绘制，否则就会出现新旧图形不相连接的情况。

〔图十:1〕去掉与西善桥墓相同或相近壁画砖的金家村墓穏壁阮籍 （作者绘制）



〔图十:2〕去掉与西善桥墓不同壁画砖的金家村墓穏壁阮籍 （作者绘制）



通过上文对金家村墓与西善桥墓壁画的比较发现，虽然金家村墓中存在两种不同风格的图像，且水平差异较大，但壁画砖与砖之间图形的连接是顺畅的，几乎没有出现线条无故中断、图形接不上的现象，这为进一步探讨二墓壁画差异的原因及其图像版本的时代先后提供了线索。

就金家村墓新旧壁画的拼装模式来看，本文推测有两种可能：一，至修造金家村墓时[1]，西善桥墓竹林七贤壁画模版可能已有缺失或污损，故主事者请人补遗填阙，对污损者加以重摹，对缺漏者重新绘制，最后修成后人所见到的金家村墓竹林七贤壁画；二，金家村墓之前的某一种壁画模版有缺失污损，请西善桥墓竹林七贤壁画的作者填补阙失，临时凑成了目前所见的金家村墓壁画（下文将论证此种情况不太可能存在）。不管何种情况，金家村墓壁画是由新旧两个壁画模版组合制成的。

（四）西善桥墓与金家村墓壁画版本的年代先后问题

如果西善桥版本[2]在前，而金家村版本在后，按上面砖面图形比对的结果，金家村墓中三分之二的图形与西善桥版本相同或相近，这一部分图形照抄原稿或照搬原版即可，而需要重新绘制的部分占砖数的三分之一。反过来，金家村版本在前，西善桥版本在后，则情况相反，三分之一照抄照搬而三分之二需要重新绘制。因此本文推测后一种情况不可能存在，因为这对整个壁画来讲近乎于重作。特别是对人物绘画而言，只有头至腰的身躯以及一部分手臂，想要去还原头及其他肢体部位，工作难度非常大，不如重新绘制一个粉本来得简单。

以金家村墓的阮籍像为例，若去掉壁画中与西善桥版本相同或相近的画像砖，仅保留与西善桥版本差异较大的部分，则几乎无法分辨图上画的具体内容〔图十：1〕，这大概是金家村版本在前时，补绘者所面临的情况。但若保留所有与西善桥版本相同的画像砖，而去掉与之不同者，尽管缺少身体，但并不妨碍我们利用视觉完形能力构建整个人物〔图十：2〕，这大概是西善桥版本在前时补绘者所面临的情

‹1› 我们此时假设金家村墓中的壁画是该版本的首次出现。理论上也存在一种情况，即金家村墓版本的壁画在金家村墓之前就已经存在了，金家村墓只是搬用以前的模版而已。那么下文便是推测第一次出现金家村墓壁画版本的情况，而非金家村墓中壁画的情况。

‹2› 本文借用版本学中的“版本”来指称某一种竹林七贤壁画模版及其模印出的壁画。

况，由此亦可见两种情况下的难度差异。

再看曾布川宽的推论，他认为金家村墓之前有“更加完全的‘竹林七贤图’砖画”，“在这（引用者注：金家村和吴家村墓）以后的西善桥墓却得到了更加完好的图样或粉本”。在没有其他因素介入之前，假设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结论应该修正为——西善桥墓得到了与原先几乎一模一样的图样或粉本。因为如果金家村墓在前，则西善桥墓中将近三分之二相同或相近的图像便已在金家村墓中出现了。按照曾布川宽的推论，发展历程应该是原先已有与西善桥墓几乎相同的竹林七贤壁画，在某一段时间失落了一些木模版，补绘后走了样，人物与榜题也不相符了，后来，原先的版本又找到或恢复了，这便是西善桥版本。这个发展历程有些不合常理（详见下文）。

从另一角度来看，前文所及“由砖组成的网络结构”代表了砖画的制造规范与拼装技术，它的出现并非单独现象，而是伴随着壁画一起出现或消失。曾布川宽所谓找到一个原先的完美的粉本即可恢复原来壁画的想法过于简单，没有考虑到壁画转印到砖面、经组合拼装、再与其他壁画相互衔接是个复杂的整体工程。

三　西善桥墓、金家村墓与吴家村墓竹林七贤壁画比对

吴家村墓与金家村墓竹林七贤壁画的一个最大区别是：几乎没有图形完全一致的砖面，且壁画砖的网络结构发生了较大改变，有的平砌砖下面甚至可以放置七块直砌砖。是故，本文将从人物造型上探讨两者之间的传承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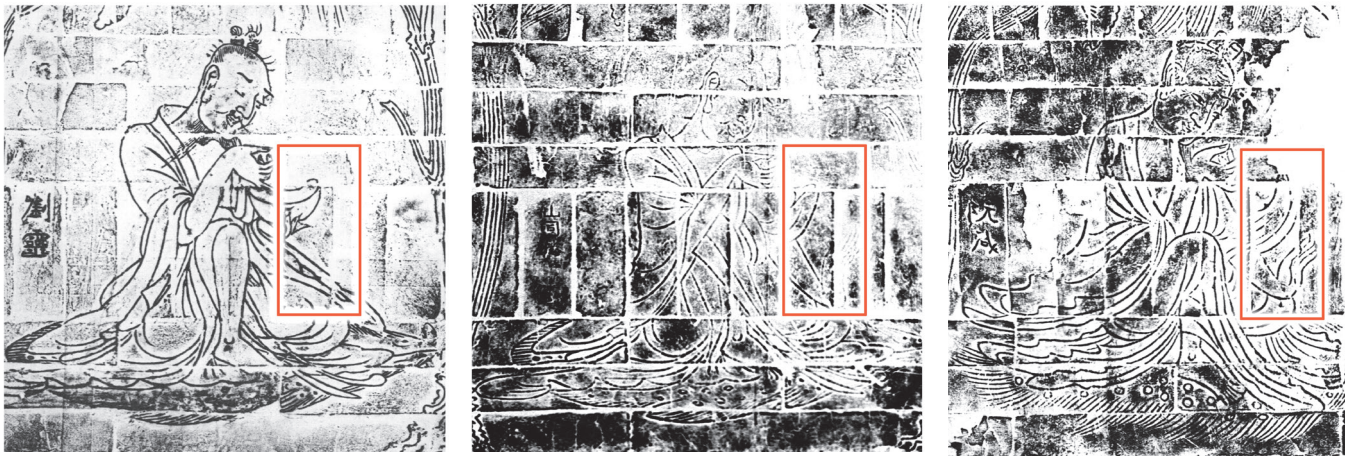
（一）人物局部比对

如〔图十一：1—3〕所示，尽管三墓壁画中的人物榜题不同，但人物所在壁画位置及姿态均相似，可兹比较。三墓榜题中，西善桥墓标之为“刘灵”，金家村墓标之为“山司徒”，吴家村墓则标之为“阮咸”。其中，金家村墓与吴家村墓的人物姿态大致相同，二者与西善桥墓中人物的主要差异有两点，一是人物左手向下伸直并作推送状，二是左臂中部衣袖向上翘起（图中红框所示）。

再如〔图十二：1—3〕所示，西善桥墓、金家村墓题为“荣启期”，吴家村墓题为“王戎”。其中，金家村墓与吴家村墓共有以下相同或相似处：其一，左手食指上翘与大姆指呈“V”字形；其二，衣袖向上翻翘，且跨有三砖，并在最后的平砌砖上呈现出上翘的尖角；其三，衣领均呈“U”字形，且人物的束腰画法也较一致。以上特征均不见于西善桥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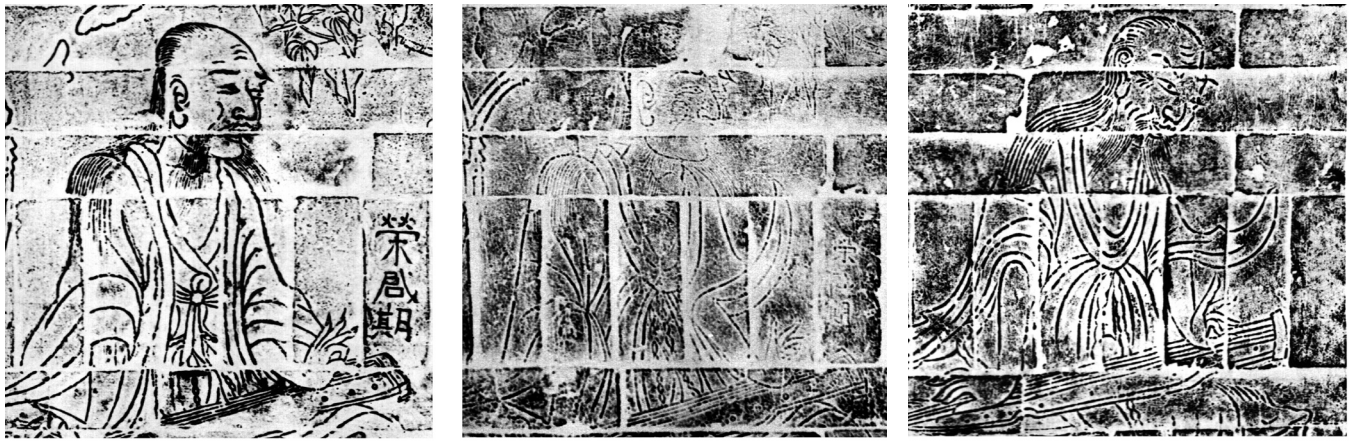
此外，金家村墓与吴家村墓中的山涛，手臂姿势相同，均为右手扶着左手臂，而在西善桥墓中则是右手牵衣（参见图九：3、图九：4）。

〔图十一:1-3〕西善桥墓“刘灵”与金家村墓和吴家村墓同位置壁画图像对比
1. 西善桥墓“刘灵”图像　2. 金家村墓“山司徒”图像　3. 吴家村墓“阮咸”图像
图版采自前揭《六朝艺术》，图175、220、186



1　　2　　3

〔图十二:1-3〕西善桥墓“荣启期”与金家村墓和吴家村墓同位置壁画图像对比
1. 西善桥墓“荣启期”图像　2. 金家村墓“荣启期”图像　3. 吴家村墓“王戎”图像
图版采自前揭《六朝艺术》，图178、223、1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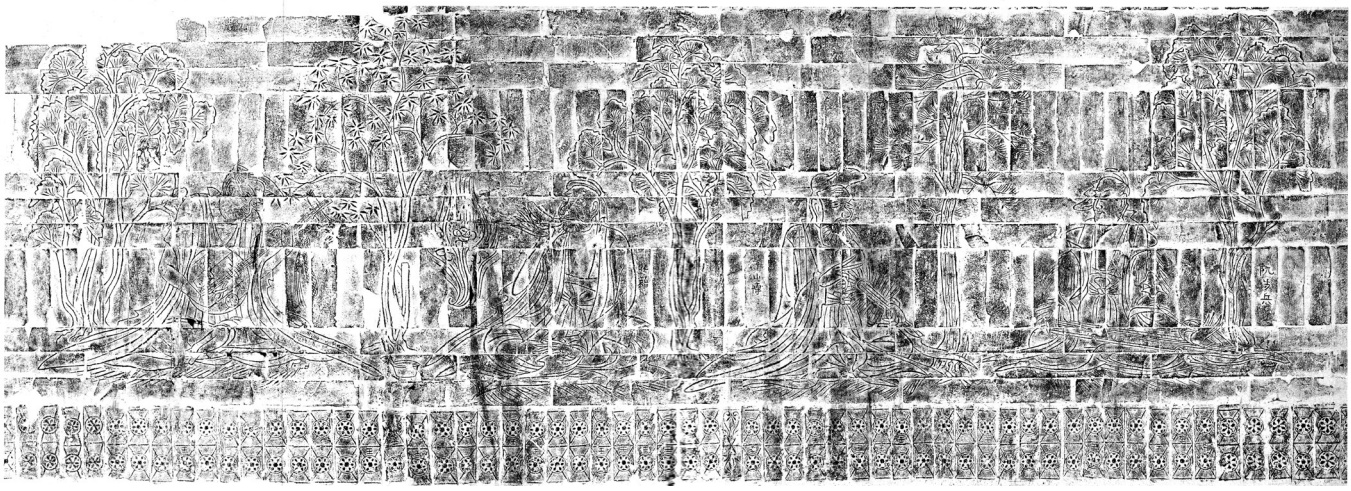
1　　2　　3

（二）金家村墓壁画版本的相对次序

上文曾指出，金家村墓壁画中存有一部分与西善桥墓相同或相仿的壁画砖，但也有与西善桥墓不同的部分。同时，金家村墓壁画中还有与吴家村墓相同，却不见于西善桥墓的特征，这说明金家村墓壁画版本应该是这三墓壁画的中间版本。另一方面，由于金家村墓版本的形成过程需要依据原有版本的模版或底本才能补凑而成，这就要求金家村墓和西善桥墓之间不存在其他的过渡版本。因此这三个版本的发展顺序关系只能有两种：A：西善桥→金家村→吴家村；B：吴家村→金家村→西善桥[1]。

‹1› 从理论推演上应该还有两种可能：从金家村墓壁画发展为西善桥墓和吴家村墓壁画，后两个壁画版本同时存在；或从西善桥和吴家村墓两个同时存在的壁画版本发展而为金家村墓版本。就前一种情况而言，金家村墓由两个不同风格、不同水平的版本凑合而成，但若由其中不同水平的壁画各自独立发展成为两个完整的版本，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实现，故不予考虑，后一种情况也不可能出现，因为不存在两个独立版本都残缺又能恰好合成一个完整版本的情况。

〔图十三〕**狮子冲M1嵇壁**
图版采自南京市博物馆总馆、南京市考古研究所编：《南朝真迹：南京新出南朝砖印壁画墓与砖文精选》插页2，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6年



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金家村墓中所见低水平壁画的特征恰恰为吴家村墓所共有，如金家村墓中山涛的手臂局部，画法拙劣，却亦出现在吴家村墓壁画中。

四　狮子冲M1竹林七贤壁画特征及年代关系

2013年发掘的南京栖霞狮子冲M1对“竹林七贤”砖印壁画的研究非常重要。墓中出土有“中大通二年”（530）的纪年砖，因此墓的年代应在530年或稍后。

曾布川宽认为西善桥墓在金家村墓和吴家村墓之后，“年代在齐末或梁，尤以梁的可能性更大”。但狮子冲M1竹林七贤壁画的出土[1]，对曾布川宽的观点非常不利，至少在530年左右，梁代人沿用了金家村墓和吴家村墓竹林七贤壁画中的一部分风格样式〔图十三〕。经过比对可以发现，狮子冲M1竹林七贤壁画与金家村墓或吴家村墓之间存有共同点，但为西善桥墓所没有。一是关于人物榜题，嵇壁从内向外，金家村墓、吴家村墓和狮子冲M1均为“阮步兵”、“山涛”……，西善桥墓中为“王戎”、“山涛”……。二是嵇壁从内向外第三个人物前有仙草，狮子冲墓与金家村墓相同，吴家村墓此处已残，不得而知，西善桥墓此处则没有仙草。从以上细节可以大致判断金家村墓和吴家村墓与狮子冲墓的关系更紧密一些，狮子冲M1竹林七贤壁画可能借鉴了它们的一些东西。

由此可归纳出四墓竹林七贤壁画发展顺序的几种可能，A：西善桥→金家村→吴家村→狮子冲M1；B1：吴家村→金家村→西善桥→狮子冲M；B2：吴家村→金家村→狮子冲M1→西善桥。

‹1› 关于狮子冲M1出土“竹林七贤”砖印壁画的材料及描述详见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南京栖霞狮子冲南朝大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5年第4期。

在这三种顺序中，B型均难以成立。就B1型而言，如果西善桥墓出现在金家村墓与狮子冲M1之间，则其年代大约在梁武帝统治的前半期。从榜题的正确性来看，在相对稳定的梁武帝统治年间，西善桥墓既然纠正了金、吴二墓中“竹林七贤”壁画中的榜题错误，为何之后的狮子冲M1会再次出现同样的错误？再者，金家村墓与狮子冲墓壁画都绘有仙草，如果西善桥墓出现在它们之间，则显得极为突兀，因此B1型不太可能成立。

B2型也不可能存在。前文已指出，金家村墓版本与西善桥墓版本乃补绘的关系，不会隔太远，也不会在中间有一个新版本。事实上金家村墓壁画版本一旦出现，则三分之二的西善桥墓壁画版本便已经出现了。并且，在B2的发展顺序中，西善桥墓的年代有可能会到梁末或陈代（6世纪下半叶），年代隔得越久，经历的战争或其他事件越多，原来的模版或粉本便越发难以留存。很难想象在金家村墓后，该墓模版或粉本被放置不用，再重新绘制另一版本（狮子冲M1本）在530年左右使用，此后的某个时间，又想起了齐末用的那个版本，再绘补完善以成西善桥墓壁画。

五　结论

金家村墓竹林七贤壁画的砖面图案中有与西善桥墓极相似者，疑为出自同一模版，或是对照西善桥墓的粉本、模版精仿者；其中还有一些与西善桥墓不相同者，且绘画水平不高。因此，金家村墓竹林七贤壁画应是一个拼凑嫁接的结果，本文通过对壁画版本的比较，并经合拼凑补绘的情境予以分析，认为西善桥墓的竹林七贤壁画年代在前，金家村墓在后。而吴家村墓竹林七贤壁画在图像上继承了金家村墓，但是它重新绘图并制作木模，形成一个全新拼装系统的壁画。狮子冲M1的年代比较确定，在530年或稍晚。

因此，本文以为上述四墓的年代先后顺序是：西善桥→金家村→吴家村→狮子冲M1。金家村墓与吴家村墓位于南齐帝陵区，故考古学家推测其年代在南齐末，此论尚未见争议，如是则西善桥墓年代应该在南齐末之前。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谭浩源）